

#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度

彭拥军,何盈玥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正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人群和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强大再分配机制是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合理评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并准确预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度,科学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均衡度、辨识度以及对高等教育顾客差异性需求的满足度,恰如其分地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尺度和限度,避免发展不足错失高等教育发展良机并阻碍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引领和促进作用的发挥,避免发展过度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甚至浪费,努力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率和效益,推进优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 高等教育;高质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章编号】** 1003-8418(2021)08-0007-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21.08.002

**【作者简介】** 彭拥军(1969—),男,湖南宁乡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何盈玥(1998—),女,重庆忠县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

度是某事物存在的前提或根据,是区别于他事物的界限。辞海对度的主要学理解释有:限度;事物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或某种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度是质与量的统一。在这种限度内,量的增减不会改变事物的质。超出这种限度,量变就会引起质变,破坏原来的度而建立新的度,该事物就转化为他事物<sup>[1]</sup>。高等教育发展同样应依存客观限度或尺度,过度发展或发展不足都会对高等教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发展不足,高等教育难以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需求有效匹配,会迟滞高等教育大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步伐,不利于高等教育引领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作用的发挥。发展过度则不仅浪费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甚至过早触及增长的极限<sup>[2]</sup>。高等教育发展过度通常可从以下方面来判断:一是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大大超越国家、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有效支撑能力;二是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过度超越国家、社会和个人

当下和未来发展的需求,产生高等教育的严重浪费。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尺度和必要限度问题。

##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性尺度

我国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探索实际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阶段:(1)以学习前苏联或借鉴欧美高等教育经验为主要特征的“模仿式发展”阶段;(2)以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阶段;(3)以“211”“985”工程为主要特征的“非均衡”发展阶段;(4)以“双一流”建设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内涵发展阶段<sup>[3]</sup>。也有人把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的发展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98年到2006年的规模扩张阶段;二是从2006年到2012年的质量提升阶段;三是2012年至今的内涵式发展阶段<sup>[4]</sup>。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全新探索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35年建成

教育强国的宏伟构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这一伟大构想的题中之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尽管在理论层面上可谓无止境,但在特定社会情境和实践场景中需要合适的路径选择和目标定位,才能在特定时空阈限内达到预期发展程度或发展高度。

###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对我国高等教育已有发展程度或水平的准确判断是充分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层面可以对我国高等教育现有发展程度做以下基本判断。

#### 1.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

中国在1999年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到20世纪初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4年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大学生人数超过2000万,标志着我国成功跻身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到2019年,我国已经成功迈过高等教育普及化门槛,“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sup>[5]</sup>。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1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sup>[6]</sup>。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进一步夯实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地位。

#### 2.我国正在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迈进

研究生是科学研究的国家后备队。强大的研究生培养能力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1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已经达到91.65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0.52万人,招收硕士生81.13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42.42万人,在学硕士生243.95万人。毕业研究生63.97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6.26万人,毕业硕士生57.71万人<sup>[7]</sup>。我国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研究生教育大国。2020年,招收研究生110.66万人,在学研究生313.96万人。而美国联邦教育局有关数据表明:在2018年秋季,美国在读研究生规模为300万名。从2000年到2018年,美国研究生入学规模增长了36%,研究生入学数量从220万增长到300万。其中,2000年至2010

年,美国研究生入学总数增长了32%(从220万增长到290万),2010年至2018年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只增长了3%(从290万增长到300万)。2018年至2029年,研究生入学人数预计将增加3%(从300万增加到310万)<sup>[8]</sup>。由此可见,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位。

我国研究生教育大规模扩容不但意味着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实力迅猛发展,而且预示着科学研究后备队培养力度和科学研究发展潜力在不断提升。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结构、规模和效益的全面发展,我国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道路上又会成功前进一大步,这意味着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曾经的头号大国和现在的头号强国美国在科研后备队培养上的差距有望不断缩小。

### (二)维持高等教育发展高度的两大优势

自1999年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这种增幅和增速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甚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不多见甚至罕见。我国高等教育能够在较长时段持续超常规发展得益于高等教育资源动员的两个无与伦比的优势。

#### 1.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需求拉动优势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和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渴求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强烈而持续的需求拉动作用。中国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其实反映了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望,这种经久不息的对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渴求是维持高等教育持续扩张所需生源的重要心理力量和社会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在严格生育政策等多元力量共同造成少子化的背景下依然强劲有力。

#### 2.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推动优势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精英阶段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终端筛选的苦痛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能够迅猛发展,普及化阶段能够有如静悄悄革命式的快速来临,其实都离不开举国体制下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1999年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到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成功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再到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而成功迈入高等教

育普及化门槛,我国只用了 15 年时间就走完了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转变历程,与具有标杆意义的美国和日本相比,在高等教育发展上也呈现了明显的后发优势。美日两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都经历了 30 余年的演变。具体而言,美国高等教育从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 60 年代的精英教育阶段,经历了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高等教育转型阶段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进入高等教育大众教育阶段,到 20 世纪 70 年代(1975 年适龄青年毛入学率达到了 58.2%)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sup>[9]</sup>。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sup>[10]</sup>。日本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从精英高等教育迈向大众高等教育,20 世纪 60 年代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高等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sup>[11]</sup>。

###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正视的困难

我国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但高等教育在发展中暴露了某些不足甚至问题。这些不足或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 1. 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制约问题

高等教育是昂贵的,积极筹措经费和科学合理使用经费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永远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我国而言,高等教育经费供给方面主要存在经费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衡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费使用上则存在如何进一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问题。鉴于篇幅和关注的侧重,本文只讨论经费供给方面的某些问题。仅以 2019 年为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生均经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 23453.39 元,比上年的 22245.81 元增长 5.43%;高等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增长情况如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 22041.87 元,比上年的 20973.62 元增长 5.09%<sup>[12]</sup>。上述数据因为没有剔除通胀因素等带来的贬值效应,有效增长率肯定会比上述数据存在一定降幅,因为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有效性

需要更加专业的计算才能确认,限于笔者能力所限和问题侧重点所限,在此只指出问题,不深入讨论。

此外,在经费的分配上,不同高校或同一类高校之间均存在比较显著差异。以 2021 年高校经费预算为例,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经费相对充足但也存在着明显不均衡现象。相比较而言,中部省份的地方高校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东部高校相比,经费情况不容乐观。笔者测算了中部某省拥有的 26 所地方本科高校 2021 年度预算支出经费总和为 154.16 亿元,不到清华大学一所高校同年度预算经费 317.28 亿元的 1/2。

#### 2. 生师比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生师比不断得到提升,师资利用日益充分。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相关数据,我国高校在 1992 年的生师比平均是 6.83 : 1。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高校生师比明显偏低,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全面实施以来,生师比大幅度提升,到 2000 年,生师比为 16.3 : 1,达到了比较合理的水平。其后,生师比仍然不断攀高,到 2002 年生师比达到了 19.0 : 1。其后,统计公报提供的生师比保持在 16 : 1~18 : 1 之间。但生师比问题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学者的担忧。尽管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无法得出生师比失衡的结论。但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实际情况则与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以 2001 年教育部部属 71 所大学为例,平均生师比达 18.18 : 1 (其中 20 : 1 以上的 20 所,25 : 1 以上的 6 所,还有 30 : 1 以上的)<sup>[13]</sup>。2002 年全国平均生师比为 19 : 1,有的院校甚至高达 58 : 1,这些数据反映了高校扩招引发的师资紧张问题<sup>[14]</sup>。2004 年广东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生师比为 29.35 : 1,加上成教学生,生师比高达 43.92 : 1<sup>[15]</sup>。

从表 1 的统计数据看,我国的生师比在 2002 年后,基本稳定在 16 : 1~18 : 1 之间,居于比较合理的水平。但统计数据揭示的情况与很多高校教师实际承担的工作量和感觉的生师比差距仍然比较大,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统计公报》的生师比是全国平均状况,不能有效反映每一所

大学的实际情况；(2)教育部2004年发出通知，规定综合大学生师比达到18:1则合格，达到16:1则为优秀<sup>[16]</sup>。因此，高校为了顺利通过评估，整理数据时难免会做一些技术处理，导致许多高校生师比失衡的实际情况被掩盖。目前看来，国际上合理的生师比大约为16:1左右，但具体情况仍然存在差异。以美国为例，在2018年秋季，授予学位的大专院校全日制的生师比为14:1，低于1999年秋季(15:1)和2009年秋季(16:1)的比例。2018年，私立营利性院校(22:1)和公立2年制院校(18:1)生师比高于公立4年制院校(14:1)和私立非营利性4年制院校(10:1)<sup>[17]</sup>。

表1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生师比变化情况

年份	高等教育生师比
1997	9.81:1
1998	11.6:1
1999	13.4:1
2000	16.3:1
2001	18.22:1
2002	19.0:1
2003	17.0:1
2004	16.22:1
2005	16.85:1
2006	17.93:1
2007	17.28:1
2008	17.23:1
2009	17.27:1
2010	17.33:1
2011	17.42:1
2012	17.52:1
2013	17.53:1
2014	17.68:1
2015	17.73:1
2016	17.07:1
2017	17.52:1
2018	17.56:1
2019	17.95:1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改革历年来的相关数据

可以肯定,经费筹措能力和经费使用效率影响高等学校良性运行的物质基础,合理的生师比和员工比则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利用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给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性条件。

##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性维度

人不仅具有把握“在场”生活的能力,还可能对“尚未到场”的生活做出反应<sup>[18]</sup>。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实际上是一种尚未到场的的生活,它旨在解决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相对落后的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操作上则要平衡制造精英与普惠大众的关系。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比作建设一座高塔,制造精英与普惠大众的关系就是塔尖和塔身的关系,缺乏高耸的塔尖(精英教育)就无法呈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没有坚实可靠的塔基(基础教育)和塔身(大众教育),高塔就缺乏抵御风险和长久存在的基础。从全球竞争和社会发展角度看,制造精英是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凸显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并在国内树立各行各业必要的标杆或人们身边的榜样;普惠大众是为了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提高,实现利益全民共创和全民共享。就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而言,一是需要适时把政策话语和学术表达转变为成功的教育实践,二是要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既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当下需求,也需要对尚未到场的社会发展场景有超越性适应。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前研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均衡度、辨识度和对顾客需求的满足度等客观尺度。

###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速度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如何确定?这种速度需要涉及绝对发展速度和相对发展速度。高等教育发展的绝对速度是用来衡量一定时段内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或水平的概念;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速度是用来衡量等量时段间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差异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或不同高校甚至同一所高校在相等时段间的发展速度差异。

#### 1.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绝对速度的厘定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绝对速度是一个概念化或理论性速度,是用来衡量高等教育从某一特定时间起点到终点的发展成果与发展时间的比值。因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很多,比如质

量、结构、规模和效益以及这四者之间的匹配性。要真正对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或水平做无可争议的定量分析相当困难,但对高等教育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等方面的总体状况做初步认识或判断则完全可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实际上就是高等教育品质“好不好”的问题,人们对其判断的基本依据就是它能否有效满足人们对高品质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规模问题实质上就是高等教育容量“够不够”的问题,它偏向于关注高等教育供给能否有效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数量要求;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品类“多不多”的问题,它关注的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和类型是否能够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多向需求;高等教育效益问题就是高等教育服务“值不值”的问题,它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回报是否在合理区间或高等教育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或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之比是否在合理区间。

## 2.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对速度的衡量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对速度如何衡量,首先需要找到合理的相对物或比较对象,其次要解决可比性问题。从操作上看,首先可以进行国内高校的个体性比较。具体而言:一是同一所高校的自我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是现有发展水平与以前任意时期的发展程度或水平的比较,以揭示高校的纵贯性发展状况;也可以截取不同发展时段(比如以五年或十年为一段)进行比较,以揭示同一高校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由于不同时期,影响高校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会有所不同,故在比较发展状况时,需要有效排除干扰因素对比较公允性之影响。二是不同高校发展的差异比较。这种比较既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内比较不同高校发展状态差异或发展质量优劣,也可以进行全程性或总体性比较,这种比较的优点在于排除了发展大环境差异性的干扰,其发展差异性的成因主要来自不同高校的内部因素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可比问题,有利于发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某些内生性力量。但这种个体间比较仍然隐含着某些不可比问题,因为不同高校的发展历史不同,发展基础相异,层次类型定位不同,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同,这些因素会给比较结果

的可靠性带来疑问。其次可以对国内高校之间进行群体性比较,也就是对不同层次和类型学校之内和之间做各种比较,其优势在于能够揭示和解释群体之间发展的共同性以及不同层次类型高校之间发展的差异性,这种比较对正确理解不同高校发展的质量、速度、规模和效益的操作性含义应该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但如何切实有效地提取出合理的可比因素并有效摒弃干扰因素,仍然存在难题。三是国内高校与世界其他国家高校发展情况的国际比较,这种比较既可以是个体性比较,也可以是群体性比较,其目的在于:(1)呈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某些共同轨迹,为准确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规律提供有用视角;(2)明晰不同国家之间的优势和差异,为促进国际高等教育更加有效的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做出贡献;(3)准确比较或理解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差距,为弥合差距寻找合适路径提供角度,使高等教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贡献智慧。

## (二)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均衡度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又适应了经济社会提高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需要<sup>[19]</sup>。然而,在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消除可能的困扰或隐忧。在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应追求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齐头并进的均衡高质量还是非均衡高质量发展?这是现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 1.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地域均衡度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的经济带。以2017年为例,中部地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4428.1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152.39元,比西部平均水平少290.97元,仅为东部平均水平的45%<sup>[20]</sup>;经济差异也带来了区域性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意愿尤其是供给能力的差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如何有效兼顾东部发展优势、西部后发优势并避免中部塌陷的复合性问题。东中西高等教育发展差异不妨从发展平台、高水平学者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三方面做进一步说明。2017年国家发布的“双

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中西部地区仍有9个省、自治区为空白。截至2016年,全国共3487名教师获聘长江学者。其中东部高校2353人入选,占总人数的67.48%。近年来较为严重的中西部高层次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高质量师资的不平衡;中部地区研究生招生数、在学人数全国占比分别仅为18%、18.27%,分别低于东部32.41、32.16个百分点,且低于西部2.72、2.56个百分点。事实上,计划经济年代划分成的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实际上也存在地区之间和各个区域内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均衡问题。此外,甚至经济发达的华东地区,像浙江这样的经济强省,其高等教育也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均衡,它除了浙江大学一家独大外,其他高校无论在省内还是在全国的影响力都不够显著,其高等教育在各级各类高校上的均衡度甚至不如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湖南。

## 2.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均衡度

从高等教育自身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或良性互动视角来检视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均衡度既包括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需要相匹配的程度,也内在包含高等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内部各要素相匹配的程度。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一是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人才,故满足各行各业当下和未来发展的高质量人才需求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二是高等教育直接提供各种高质量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为科技发展和企业成长提供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或科技服务,不断孵化新型产业。从高等教育内部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则与高校自身目前的基本条件和基础条件息息相关。如何根据高等教育自身优势和特点,谋求适切性的高质量发展,避免一哄而上造成高等教育发展的非正常波动,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未来走向看,如何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并激发经济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和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作用,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 (三)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辨识度

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何以为高?可以观测的角度很多,但高质量发展的辨识度是不可忽视的角度。像柏林大学把科研引入大学实现高等教育的近现代转型,像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研发上的突出成绩以及其他大学在直接服务社会的成功实践,像德国职业教育在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上的显著效果,都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也具有良好的公认度和辨识度。当今,论文的“高被引”和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许多漂亮数据表格确实都是佐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客观指标或证据,而高等教育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对人类的贡献,高校英才辈出、群星闪烁,才算得上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真正的历史丰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遵循高等教育办学的一般规律,又凝练出为人称道的中国特色,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积极关注的重要侧面。

### 1. 特殊性与普遍性中凸显辨识度

我国一直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教育部在2018年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以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等一系列加强本科教育的文件和政策。2019年,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启动,该计划是国家关于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决策,旨在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和促进产业升级。

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注重中国特色并尊重中国的传统,但是不能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办教育,应该广泛地吸收其他国家办教育的经验和优点<sup>[21]</sup>。具体而言,一是要在继承中超越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而要古为今用,努力培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质量人才;二是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既要洋为中用,又要面向世界培养高质量人才;三是要面向未来,使今日的高等教育为未来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四是要明确未来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积极设计和筹

划未来,为未来社会更加美好而提前谋划高质量人才培养规划。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尊重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规律,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不能忽视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意味、中国贡献和中国地位。

## 2. 差异性 or 多样性中呈现辨识度

要避免模式、类型、层次和治理上的趋同化,强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功能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健康性<sup>[22]</sup>。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追求高校“全面优秀”或“同样优秀”的同时,还要积极谋求高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差异性发展。也就是说,要从多个侧面和层面来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优秀”可以理解为精英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高专都要有各自的特色、都要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努力培养出不同服务面向的高质量人才;“同样优秀”可以理解为同一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都要有自己的特点或卖点,要成功走出千校一面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各种层次、类型高校之间要有一定的差异性,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多样性,真正实现多元、多向、多层次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高等学校在遵循办学规律的同时,要根据所服务的地区和行业需求以及学科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共同营造、共同维护并共同利用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立体空间。概而言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全球视野下的本土行动,以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为基本前提,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着力点,以高等教育自身不断壮大为基本依托,以满足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基本目标,形成由研究型大学引领,技术创新型大学、文理学院、专门学院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以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为支撑,以跨越国界的世界大学、合作大学、无校园大学、网络延伸大学和袖珍大学为生长点的全新大学形态。

## (四)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满足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世界在变,教育也必须做出改变,社会无处不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呼唤着新的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以培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领军和骨干人才<sup>[23]</sup>。对一个国家而

言,高等教育投入多、教育规模大、教育比例与结构合理、办学效率和效益高,其培养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强、后劲足,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发展就是高质量的;对家庭而言,获得优质教育尤其是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多,高等教育可供选择的层次和类型丰富,教育负担不超过家庭的分担能力,高等教育回报合算,教育令人满意,高等教育发展就是高质量的;对用人单位而言,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高,对单位有感情,对工作能投身,追求个人成长与单位发展的统一,高等教育质量就是高的。概而言之,从顾客需求视角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评判标准越来越需要用“高等教育的属性是否满足高等教育服务主体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来衡量<sup>[24]</sup>。

## 1.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满足度

由于政府不能“放弃”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尤其需要使用高等教育政策来建立自己的政治资本<sup>[25]</sup>。政府一方面需要追求公众利益最大化,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凸显更强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政府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其组织利益不可能与公众利益完全吻合,它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也是一种最大限度追求组织利益的投资行为。由于不能通过直接干涉高校正常教学工作来实现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实时监督,政府往往寄希望于通过政策法规和经费投入等杠杆来引导和调控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实现其高等教育质量预期。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产率,改进科学技术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提高就业水平,以彰显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和领导地位。

对用人单位而言,在市场竞争中,员工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单位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竞争力。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也日渐多样。高校作为人才培养者和科学技术“孵化器”,如何很好地满足用人单位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和新科技的需求,重要策略就是要面向市场办学。高等教育服务要以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质量人才为重要目标,而毕业生素质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和对社会发展的贡

献力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市场判断高等教育发展是否高质量的依据。换句话说,用人单位对多样化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如何面对市场培养各种层次和类型的高质量人才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 2.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个体发展的满足度

由于人的能力、人的需求和人的发展都具有多样性,这些多样性需要多样化的高质量教育来满足或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繁荣的重要表现形式,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是普及化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多姿多彩发展的前提。受教育者(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直接受益者进入高校,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高质量服务来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提升个人能力和自身素质,拓展发展空间和提升发展高度。有鉴于此,高等教育文凭既是知识和能力的凭证,也预示着未来获取知识和提升能力的潜力,从而使文凭成为社会筛选有用之才的重要甚至首要依据<sup>[26]</sup>。在这种视野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当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导向,以学生的受益情况和知识能力发展程度作为判断其质量高低的依据。高等教育接受者的需要及其满足度、高等教育接受者潜在需求的激发度是衡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例如,大众化阶段量的扩张对老百姓教育需求的满足度提升较快,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的某类人群因为大众化的机遇而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此角度看,高等教育大众化既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走向,也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需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高等教育量的扩张确实在形式上冲淡了高等教育的平均质量,但优质高等教育仍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确保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并行不悖,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从大到强再到又大又强的全面提升。从个体发展角度看,高等教育文凭能否有效帮助他们提升社会地位成为衡量高等教育服务价值高低的质量准绳。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启迪人的心智、提高人的素养等更加本源性的目标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

关注的重要方面。

概而言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考虑的内容很多,但高质量是其基本特征。正如潘懋元等曾在《关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对话》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一流大学既可以是具有卓越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是特色鲜明的行业型院校;既可以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是“小而精”的学院<sup>[27]</sup>,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辞海(第六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2]波托马克协会,罗马俱乐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M].李宝恒,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74.
- [3]陈杰,刘含萌,徐吉洪.新时代我国大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若干思考[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4):372-378.
- [4]赵智兴,段鑫星.从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到内涵式发展——近二十年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导向的转变与反思[J].教育学术月刊,2019(7):29-40.
- [5][7]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5-20).[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 [6]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主要结果[EB/OL].(2021-03-01).[https://www.eol.cn/shuju/tongji/jysy/202103/t20210301\\_2079508.shtml](https://www.eol.cn/shuju/tongji/jysy/202103/t20210301_2079508.shtml).
- [8][17]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20[Z].<https://nces.ed.gov/pubsearch/pubsinfo.asp?pubid=2020144>.
- [9]周红安.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历史变迁——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个案[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10(3):24-27.
- [10](日)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M].陈武元,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0.
- [11](日)天野郁夫,陈武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J].高等教育研究,2006(10):17-25.
- [12]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Z].(2020-10-2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011/t20201103\\_497961.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011/t20201103_497961.html)
- [13]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1-5.
- [14]李华平.扩招给高校带来的问题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36-138.
- [15]邹琳,郭若萍,张仪良.高校扩招老师不够用,广东师比远高于全国[EB/OL].(2004-12-27).<http://edu.southcn.com/xinwenbobao/200412270552.htm>.

- [16]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EB/OL].(2004-02-0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200402/t20040206\\_180515.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200402/t20040206_180515.html).
- [18]鲁洁.超越性的存在——兼析病态适应的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6-11+29.
- [19]潘懋元,李国强.2030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前景[J].中国高等教育,2016(17):5-7.
- [20]蒋昌忠.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与区域发展的湖南探索[R].55届高博会论坛发言.
- [21]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周年:回顾与前瞻——潘懋元先生专访[J].重庆高教研究,2019(1):5-9.
- [22]瞿振元.大学的革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7.
- [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1.
- [24]史秋衡,王爱萍.高等教育质量观:从认识论向价值论转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2-78.
- [25]Simon Marginson. The Impossibility of Capitalist Markets in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2013, 28(3):353-370.
- [26]彭拥军,贾佳.差异性利益诉求的满足:顾客需求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J].大学教育科学,2014(3):110-117.
- [27]潘懋元,贺祖斌.关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对话[J].高等教育研究,2019(2):34-38.
-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瓶颈研究”(BIA210176)。

## Limitations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eng Yongjun, He Yingyue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the largest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moving towards a great power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hug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owerful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in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to do big things are unique advantages that other countries cannot have in suppor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reasonably evaluate advantages and accurately predict difficult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regulate the degree in speed, balance and recog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needs of different customer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ppropriately grasp the scale and limitations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avoid underdevelopment, which means missing good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hinderi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lead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growth. We should also avoid overdevelopment, which often results in shortage or even wast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try to improve benefit and effici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mitations

(责任编辑 肖地生)